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詳刑公案 第八卷 節婦類

周推府申請旌表節婦 瑞州府新昌縣蔣文炳，生子國顯，行年二八。忠厚誠實，勵志業儒。遵父命而無所違，尊長上而無所犯，友兄弟而無所私，信朋友而無所挾，疇不歆羨此老生此克肖子以昌其後也。共都劉大受，聞其美德，遂托冰人說合，以女配焉。文炳一意允承，並不越趨。擇日過聘，締結朱陳之好，效尤中雀之榮。越四載，劉大受遣女歸蔣氏之門，侍奉姑舅，孝敬不怠，夫婦唱隨。且也劉氏德性溫雅，舉止端莊，三從秉志，四德立身。夜行以燭，無燭則止。婦道克全，誠女中之堯舜也。未幾一載，其夫沾疾，百藥無效，醫不能痊。劉氏烹調藥餌，朝夕如斯，毫無怨望。如是者一年矣，不幸天奪之速，一旦身亡。劉氏號天慟哭，不進飲食者三日，哀痛慘怛，無所不至。劉氏披麻執杖，送葬郊西，七七哀泣靈前，聞之者無不寒心，真若杞梁之妻，善哭其夫者也。劉氏守制靈幃，香煙不斷。劉氏親伯公蔣十六，大敗倫紀，不顧綱常，日逐與弟言曰：「你兒子今死矣，媳婦又年少，恐難守制。莫若另嫁他人，俾彼終身有靠，你意何如？」弟曰：「你言正合我意，你弟婦亦是此言，只是媳婦服未滿得。」兄曰：「無妨。」既而依兄之言，對劉氏諭曰：「汝丈夫死矣，況汝未產有男女，汝又青年。如何守得制？日前有幾起媒人探問，汝伯公已曾口許，你心下何如？」劉氏答曰：「你兒子不幸棄世，是奴命薄而遭大變，盍不觀諸諺云：『鴛鴦失偶，永不重交。』抑且夫死骸骨未冷，服又未除，守制終身，是奴本等。況又你二人無人侍奉，媳婦必無可去之理。」見媳婦守制意堅，無如之奈。於是日逐惡言罵詈，逼勒改嫁。劉氏凜然聽受，不敢半句怨尤，仍然起敬起孝。伯公聞知劉氏心堅乎鐵石，志勵乎冰霜，復唆其弟，令其弟婦重加鞭苔，責令劉氏改嫁。劉氏受刑不過，服毒身亡。文炳訃聞劉氏之父大受，即時就至蔣宅，抱棺痛哭一場，大受問其所以然之故。族人答曰：「你令愛乃天生貞節之婦，堅心守制，不肯他適。被姑舅伯公逼勒改嫁，姑又日逐重刑鞭撻，因而服毒身亡。」劉大受見說，潸然淚下，怒氣捶胸，即具狀告於周推府青天明斷。

告狀人劉大受，告為逼死女命事。婿死半年，骨肉未冷，冤遭強梁伯公蔣十六受人財賄，教唆弟婦，撤去靈位，將媳鞭答，逼勒改嫁。媳貞守制，服毒身亡。綱常淪漫，情慘可憐，律法難容，乞天正倫殄惡，哀哀上告。周侯將狀詳看一番，即刻拿蔣文炳、十六，一齊赴台研究，蔣文炳即具訴詞曰：訴狀人蔣文炳，訴為吁天杜陷事。娶媳劉氏，於歸二年，男病身故，媳繼而亡。殊惡劉大受頓起梟心，欲取媳婦妝奩。身將十分還七，抑不甘心。聳告爺台，誣身逼勒，乞審杜陷，永感二天。上訴。

周侯批云：劉氏夫死未及一期，獸心姑舅貪財，遽撤靈位，而轄劉氏之改嫁，此綱常中大也。劉氏守制堅貞，可並柏舟自誓，斯亦天生之節婦也。夫何忍心，逼劉氏於死地，致貞烈於冥途。是播中國之丑聲，俾夷狄之人笑也。劉氏俟申院候獎，文炳、十六合擬以法，毋得他辭。

按院批曰：參得節婦劉氏，操履冰霜，矢心天日。烹藥餌以事夫，僅逾一載；夫死堅貞而守制，未及一期。獸心姑舅，貪財逼嫁；貞孀節婦，服毒身亡。靈幃未撤，黑雲夜雨時光；苦志終身，白日青天心事。德全於婦人，女子為尤難；節並之父士，忠臣為無敵。仰該縣禮房，即造新匾，題以「天與完節」四字，官給衣衾棺，齎至本宅殯葬，旌表其墓，建立祠宇，春秋享祭，以大夫之禮祭之。以示。皇朝崇尚之意，使滴俗還醇，人知興起非小可也。其蔣文炳、蔣十六罪依的決，以風天下。

彭守道旌表黃烈女

漳州府龍溪縣民黃道，娶妻陳氏，生子東升。繼生一女淑貞，甫四日而陳氏卒，淑貞就乳於姑。父許淑貞事林夔，至三歲時，而父亦死焉，未葬而停柩於家之東房。日就月將，淑貞漸長，僅十五歲，其家貧頹敗。林夔惡其貧，而別娶富氏女。士夫家每聞淑貞賢而端美，往求婚焉。淑貞不甘他適，謝絕諸人請婚，自縊於父柩之側。屍立不僕，容色若生。族長鄰裡皆往觀焉，知其節烈，令人抬其屍而歸殯於林家。林夔不納而返柩於黃宅。但見黑霧蔽空，烏雲罩日，天地因之而震動。有族長黃以德、黃順等，鄰佑張仁、里長萬世豪，連名具呈於縣，縣申於府，府申於道。時彭仕進任分巡，命府縣旌表烈女，懲戒林夔。批曰：

節烈關係綱常，禮宜旌表；薄惡大壞風俗，法當重懲。龍溪縣黃烈女，許事林夔。生才四月，就乳於姑；比及三年，父死家貧，林夔別娶。烈女謝諸人之請婚，經伊父之柩側。屍立不僕，容色若生。歸殯於林，凶夔不納。畢屍昇回，黑霧蔽空，此乾坤之正氣，而天地為之震動也。

已經題候，明旨旌表。至於林夔，娶富嫌貧，不仁不義，宜加懲究，以勵僥俗。該縣即提林夔，痛責發落。仍行縣造匾一面書「貞烈之門」，喚給伊兄黃東升懸掛；一面書「不義之家」，發釘林夔門首，以昭懲勸。府縣接得倒文，即將林夔重責四十，擬徒五年。遵依造匾二面，差人釘訖。即將林夔解驛加徒，以示勸懲。黃女貞烈，卒獲千年令譽；林夔負義，終遭萬載凶名。此旌一舉，將見僥習可致乎淳風，薄俗可躋乎上理，而人可不勉歟！

王縣尹申請表孝婦

撫州府臨川縣金街饒華國，娶妻楊氏，夫婦賢孝。父饒喬早故，母徐氏年六十有五，常有病疾。華國許長齋而祈母壽，願損己壽而益母年。是歲二十二年，因家迫遊學金陵。忽六月內，母疾危吐血，諸醫不療。華國聞知趨回，哀痛亡生，夫婦日則奉事左右，侍衛未嘗離側；夜則陪臥扶持，起倒毫無厭心。楊氏於二十二夜，俟夫倦睡，禱天地，祝灶神，持小刀樓開左肋取肝，以手指索之未得。復拜灶神，才一掬拜，而肝自出。以刀割取小片如指大，楊氏遍體麻痛，昏暈於地。灶神撫其背曰：「速起！速起！」遂自強起，以肝煮湯，誘姑飲之。夫覺，乃與夫言曰：「先剖肝煮湯，身體痛不能止，吾即死矣，君不得易吾血衣也。汝好奉姑矣。」華國備將此事告母，母聞驚怖，遍體冷汗淋漓，而疾遂覺愈焉。華國夜往禱神，即於途中遇一神人，化作醫者，問曰：「這等夜何處來？」華國以前事告之。神醫者曰：「既如此，我與生肌藥末一服，回去敷之即愈。」華國持回，將生肌藥末敷於楊氏刀口瘡上。須臾漸安，方得不死。當夜鄰媪知而往觀之，次日鄰裡皆聞，黃童、白叟各各趨視，由是載道聲稱，奇絕異常。是街總甲顏子太、鄰佑傅開等，連名具呈於縣。縣尹王永寧即發關外約正副李楠、鄧儕等，總甲張淮、張顯等，往其家行查的實，具呈回報。又有族長饒柏等具呈於縣。縣主猶恐未的，隨委唐典史親造其家勘驗。楊氏不肯出見，自謂：「此特醫吾姑，豈有心以干名哉！」強之，眾皆勸之，久而才許。令夫以被蓋其頭、足，僅出瘡口，唐公視之，果見肋瘡口約三寸許，今漸合矣。唐公見得的實，回報王縣尹。又有鄉官陳一瀾、舉人傅魁等，具呈於縣尹。具申文，申於府道上司兩院曰：

撫州府臨川縣知縣王永寧，申為婦孝奇絕殊常，懇恩轉請旌獎，以闡幽德，以勵風化事。萬曆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，據兩學生員傅梅、張大化等，呈稱前事，內稱教先倫紀，政始閨。曹娥救父之靈，乘潮上下；漢女奉先之敬，時潔頻繁。自古淑媛皆由政教，汝係臥冰之地，舊稟淳風；今從化雨之滋，益當芳躅。家同曾閔，俗比湖湘。今有孝子饒華國，義激終天，情深愛日。奉長齋以祈親壽，因母病而誓亡身。妻楊氏念兩口之俱危，捐一身以求代。聞生肝之彌患，割肋以求；及痛楚之昏迷，得神而救。鬼供其爨，醫軫其瘡。姑疾之頓瘳，夫恙為之俱泰。鄉間共睹，今古稀聞。伏乞俯賜勘明，申詳旌表等情。先是二十三日，本縣金街總甲顏子太、鄰佑傅開等，呈為地方事。內稱本街鄰人饒華國因母徐氏病重，華妻楊氏於本月二十二日夜，將小尖刀割開左肋，割肝一片，煮羹救姑事，於地方等情。隨據族長饒柏等，呈同前事。內稱有本廂民人饒喬，有子華國，家貧如洗，遊學金陵。久因母病，長齋祈保。今六月內，聞母疾危吐血，醫治不痊，哀痛亡生。其妻楊氏於二十二日夜，俟夫倦睡，禱天祝灶。持小刀鑿開左肋，割

肝一指，煎湯與姑飲訖。隨自昏絕。若神人撫背安慰，尋乃漸蘇。當夜鄰媪曾看，次日童叟趨觀。孝婦異常，敢不呈舉等情。隨該本縣行查，復據南關外約正副李楠、鄧儕等，總甲張淮、張顯等與回報事。內稱各役前往伊家，公同辨驗，其事出自楊氏一點真心，毫無欺偽。先自割肋以手指索之，竟未得肝。復拜灶神，終一掬拜而肝自出，以刀割取小片如指大。是時楊氏遍體麻痛，昏且絕矣。乃有神撫其背曰：「速起，速起。」婦自強起，以肝煎湯，誘姑飲之。乃與夫言前事，且曰：「吾即死，不得易吾血衣也。汝好視姑耳。」夫乃與母言之，母聞驚悼，遍體汗出，而疾遂覺平。華國夜往禱神，即於途中遇醫，與以生肌之藥，婦遂漸安，亦得不死等情。本縣猶恐未的，隨委典史唐揖視造勘驗。則見其家徒壁立耳，被蒙頭足，驗其肋間瘡口，約三寸許，合亦漸合，可保無恙矣。又據鄉官劉一瀾、舉人傅魁等，復呈前事。內稱婦女之忠孝，在父母則易，而孝在舅姑則難；孝在甘旨則易，孝在捐軀則難。造廬訪孝，目擊心酸；秉彝好德，令人咸慕。欲振風教而傳盛美，題詩旌表，似不容已等情。據此看得，饒華國妻楊氏，孝本性成，德符天佑。夫妻齊素，共祈親壽之綿；朝夕供殮，全俟女工之給。夫得寬其遊學，親亦保其遐齡。忽姑疾之臨凶，勢將無救；且於情之求殉，甘與從亡。恐傷兩命之摧，不覺五中之裂。執刀割肋，取肝具羹。乍聞恐其過情，覆勘更彰其隱德。委官造室，親夫獻瘡。刃如七而膩舟，膜本藍而膚紫。裡媪呈其餘瀝，爐煙其神明。昏憤再三，猶問醫言之輕重；血流縷，更呼佛力之回春。氣屢絕而再蘇，瘡始疽而自合。醫有秘方之授，既救媳以存姑；神之急救之聲，復因親而慰子。一誠上格，三口侯完。邑黨慕義而趨，冠裳萃止；老幼聞風而慨，涕泗來言。救父緦縈，移於姑而更烈；剖心金藏，見於婦而益奇。惟冀天台申表，樹之恩庶，明人倫閭閻之化。緣係崇獎異孝事理，卑職未敢擅便，合就申詳，為此除備，申托按兩院外，今備前由具申，伏乞照詳施行。

張知府詳曰：參看得孝子饒華國，母病而長齋祈壽，既篤而死甘身代；孝婦楊氏，姑疾而躬親論藥，既危而割肋鑲肝。昏暈廚中，誠格灶神而撫背呼起；夜求神佑，應靈佛力而授付生肌。華國孝心，可與先賢並駕；楊氏純行，可同孝女齊驂。神力既佔於當時，獎勵宜加於此日。

兩院批曰：孝誼關乎風化，禮應旌表；婦道係乎綱常，分合榮褒。孝子饒華國，身代母年，純孝可追上古；孝婦楊氏，割肝和藥，全德可振體風。已經題候明旨，合支無礙官銀，立孝坊以旌獎，仍著該府齎匾，親送贈以褒揚。華國以子職無虧，而率先身雅化，授以冠帶，養母終年。楊氏以婦道有光，而躋隆古高風，賜以粟帛，禮姑高壽。此繳。

張府尹、王縣尹承兩院命下，即委官督建旌孝坊，親送匾額，榮給月米歲帛。是可見皇朝崇孝之典明，而世俗勸善之意彰矣。

湯縣尹申獎張孝子

饒州府鄱陽縣一人姓張名宗德，娶妻吳氏。四十無子，將近五十，幸產一兒，名有化。家業貧薄。越三年，宗德捐世。吳氏守制撫子，家貧不能延師訓誨。及後，有化年方二八，忠厚誠實，毫不妄為。惟順母意，或母罵詈，並不回言；鞭撻，全無怨對。吳氏身沾一疾，四肢不能舉動，朝夕臥於牀上。有化侍奉，朝則問安，晚則問寢。若進湯藥食用之資，每每以雙手奉上，以雙膝跪在牀前，曰：「老母請進食。」日日如是，毫無半句怨言。孝敬不怠，時久日給不敷，自己每日止吃一餐，惟知有母，不知有身。日久如斯，不得已而涕泣跪告於母曰：「家中消乏，日食難度，抑且老母貴體不安，孩兒本不該離膝下，奈勢有不得已也，我權且在鄰居家去傭工，趨些日工錢，來奉養老母，不知老母尊意若何？」母垂淚曰：「我兒，你年小，替人傭工，只是虧了你。早晚千萬要回來照顧我。」有化答曰：「孩兒怎敢遠離？此去不過半里之遙，三時自然歸來侍奉，老母不必掛心。」於是對泣告別，而往鄰居陳西家傭工。侵晨備辦食用藥之資，跪奉牀前，請老母用後，乃往主人家去上工。日當半午，主人送有點心，係已分內的，盡數包歸，跪奉母吃，復往田中做工。日午在主人家吃飯已訖，又潛歸家，整頓午飯或湯藥，亦仍然跪奉於母，吃訖，才去傭工。夜則歸歇於家，務辦晚飯，跪奉於母，吃訖，打掃潔淨安妥，跪告於母曰：「兒去歇息。」如此者三年矣。主人見有化為人事母至孝，欲與之娶妻。化辭曰：「多蒙老官厚恩賜，我日工贍養老母足矣，何敢過望老官又與小子娶妻耶？況且小子家中貧乏，母又在疾，蒙老官憲度，日逐容小子潛歸奉養母親，小子感恩不淺，今生不能報老官大德，異日當效銜環結草之報。」主人曰：「非是我望汝報我，我見汝乃是孝心之人，感動我意，是故代汝娶妻，以繼其後，豈望報乎？」有化將前事歸告於母，母曰：「有這好人肯替你娶妻，乃是美事，我也歡喜。」化曰：「那老官是個忠厚長者，生平義氣。聞人之惡掩之，聞人之善揚之。極好孝悌忠信之人，最惡奸盜詐偽之輩。那老官見我癡蠢少語，勤謹力田，又憐我母老家貧，故此提掣起我。兒試思之，不過替他傭工，工錢又討歸奉養老母，尚好要他代我娶妻？」母曰：「憑你自家主意。」次日去主人家，主人即問曰：「親事你意下如何？」化曰：「蒙老官好意，敢不聽從？我熟思之，決無此理。」化再三苦辭，主人遂而止之，後與化稻子二十餘擔，綿布十數餘疋，歸家養母。化見主人意專，愧而受之。於是間裡之人欽敬，親戚咸稱：「此子不過一農夫耳，這等孝道，感動得人。」未幾半載，母病又重，思吃鹿肉。化即遍求鄉落之間，一時那裡去討？化見母要討吃得緊，又無處去求，遂將己身之肉，一刀割下一小塊。鮮血淋漓，昏悶痛倒於地，不醒人事。孝感神明，忽一神人扣其頭曰：「我有藥在此，與汝敷上，患處即愈。」化漸漸甦醒而起，見神人將藥敷上。鄰人廷桂從外忙來觀看，神人隨失矣。廷桂近前，只見有化鮮血淋漓，問其所以然之故，「莫非適間那不見之人殺你乎？」化微聲曰：「不是，乃是為母病思鹿肉吃，山鄉無有，只得將自己之肉割下，以供母食。」廷（桂）曰：「真孝心之人也。」廷（桂）告伊母。母驚駭，四肢輟能舉動，疾病又愈，起而抱化大哭曰：「鹿肉沒有就罷，緣何這等孝心，割肉遺我！駭得我汗流遍體，心思惶惶。」托人移化就牀，母問其故：「這刀口上藥是何人敷之？」化欲訥其言，母又再三數究，化不得不說，乃曰：「我痛昏在地，不識人事。忽一人扣我頭曰：『我備有好藥在此，為汝敷上即愈，』少頃，那人不見。」母曰：「莫非神仙耶？」移時人來觀之者，各個驚異而歎曰：「有如此孝道之子，真天生者也。」抑過半年，吳氏終於正寢。家貧不能具葬，鄰人、親戚見其孝道，俱贈以布帛錢米與化，安葬其母。化不敢受，再三固辭曰：「叨蒙列位看顧，恩莫大焉！抑敢又領列位如此厚賜？決不敢受。」鄰人、親戚曰：「我等見汝是個孝心之人，故來相贈。你可收下，勿卻我等鄙意。」化見眾人意思殷殷，遂納而受之。即開設道場，追懺母罪。化廬墓乙年，鄰人親戚見其始終孝敬不怠，遂呈於縣曰：

呈狀人廷桂等，呈為懇恩表揚純孝事。鄉有愚民張有化，三歲失父，遺母吳氏。家貧親寡，不能業儒，傭工奉養，孝敬克全。母病幾危，思食鹿肉，遍求無有，割己肉以供奉。孝格天抵，使神人而藥救，化幸其命，母病勿藥而愈。伊母捐世，廬墓一年。眾等目擊，世不常有。懇恩旌表，以隆風化。為此具呈。湯侯見眾等具呈，有此農俗之民，能知孝敬，割肉供母，感格神人救蘇，抑母病勿藥而愈，又廬墓一年。遂一道申文，申聞上司，請旌其孝德。